

選劇叢大

3983

前進的路

劇編峯金



行印 社版出化文傳通

★選劇衆大★

話談輯編

這套「大眾劇選」，是專門供給工廠、農村、部隊、學校的劇團上演用的。

編輯這套劇選的目的是：把政治和藝術結合，內容和形式統一的作品，介紹給工、農、兵同志；同時，也希望能夠廣大羣衆起脅或多或少的教育作用。

這套劇選，包括獨幕話劇、歐劇和其他一切地方性的戲劇作品。

這套劇選，除了戲劇工作者的作品外，更希望工、農、兵同志們供給我們些稿子。

末了，希望演出過這個戲的團體、個人和看過演出、讀過劇本的同志，給我們提供一些意見，我們好根據這些寶貴的意見與劇作者共同來修正或補充。

大眾劇選

一把鉗子（歌劇）

○・九〇元

雪 生編劇 劉 言作曲

克服困難（話劇）

○・八〇元

葉聯薰編劇

給咱窮人爭口氣（話劇）

謝 鳴編劇

一・二〇元

勞動友愛（快板劇）

楊履方編劇

○・七〇元

喜 期（話劇）

劉 川編劇

○・九〇元

從頭做起（話劇）

羅 言編劇

一・〇〇元

到東北去（話劇）

路劍冰編劇

○・九〇元

怎麼辦（話劇）

一・四〇元

史 正・北 冬編劇

我們要坐飛機（話劇）

周特生編劇

○・九〇元

梁山遺恨（京劇）

孫 聯編劇

一・七〇元

出路（話劇）

葉聯薰編劇

一・〇〇元

模範夫妻（話劇）

雪 生編劇

○・九〇元

生產渡荒（歌劇）

黃雷・鍾同烈編劇

一・一〇元

李達探母（京劇）

王尊石作曲
老 牛・宣 凱編劇

○・六〇元

前進的路

時間

一九五〇年五月。

地點

上海某學校。

人物

李 開

十八歲，男，學生會文娛股長，「東方紅」壁報總編輯，青年團候補團員。

蕭 立

十七歲，男，自由放浪。

邱 紅

十八歲，女，落後份子。

楊文虎

十九歲，男，青年團支部書記。

趙菲痕

十九歲，女，小組長，青年團候補團員。

學生甲

十八歲，女，青年團員。

學生乙	十七歲，男，青年團員。
學生丙	十七歲，男，青年團員。
學生丁	十八歲，女，青年團員。

第一場

時間

五月中旬的一個星期日早上。

地點

某學校青年團團支部辦公室。

佈景

團支部臨時辦公處，牆上掛着毛主席像、國旗、團旗和標語。室內有桌、椅、書架、報架等，很相稱的散放在各處。後面走廊牆壁上端掛着一條「在毛澤東旗幟下勝利前進！」的大標語。走廊兩側，一通宿舍，一通教室；台的右前方通操場。

開幕時，李開正在整理新出的「東方紅」壁報，（壁報懸掛在牆上）因為缺少一篇稿子而開着「天窗」。他爲了完成任務，急忙地坐到桌邊，聚精會神的抄寫着。

同時，蕭立在窗旁看畫報。

一組人在外面唱蕭：「我們祖國多麼遼闊廣大，它有無數田野和森林……」的歌聲過去了。

蕭 好，有勁兒，嶄極了！（拍桌稱讚，並模仿着畫報上的舞姿。）

李 幹什麼？別人在寫東西，你偏要擾亂情緒，搗什麼蛋！

蕭 對不起，我沒注意，（用京劇道白）喏！喏喏！小弟這廂有禮了。

（走近看李寫稿）噱！「前進吧，同學！」好，有勁兒，這個題目不錯！唔，倒底不虧是個文娛股長。

李 去去去，不要吊兒郎當，開什麼玩笑。

蕭 （笑）哈哈！喂，這篇文章是指誰說的？

李 反正你也是其中之一，不過主要對象是針對着邱紅的。

蕭 什麼？我也有份兒，難道我工作還不夠起勁兒！

李 工作倒還好，可是你的學習精神和生活態度，確實不敢領教！

蕭 噫？噫吧，上課不遲到，小組學習不早退；在生活方面，我不過唱

唱玩玩，也不能算態度不好啊！難道你要叫我做個小老頭兒！

李 雖然上課、開會不遲到，不早退，可是你思想開了小差，人在教室

裏，心却不知飛到那兒去了！勸過你不知有多少次。你這樣吊兒郎當，一輩子不用打算入團啦！

蕭 別人都說，入了青年團，就會改掉這些壞習慣的，可是我幾次要求入團，都沒有被批准！算了吧，我不入團了。

李 如果你表現得好，就可以被批准的。

蕭 哼！批准？我吵到現在也沒吵到手。

李 光憑吵就行了嗎？你要以行動來表現呀！加加油趕快爭取，你看我們這一小組，十個同學倒有七個是團員……

蕭 哪兒有七個？

李 喏，我唸給你聽：（用手指數）梁文虎、趙菲痕、曹大焜、李明、王日新、李克家，還有我，一共不是……

蕭 你跟趙菲痕不都是候補團員嗎？候補團員只能算半個，你們兩個人拼起來，才能算一個團員。

李 放屁！候補團員也算一個，候補期過了，就是正式團員！老實說，憑我這樣的人，還怕搞不到一個正式團員？過去請求入團的時候，因為大家不大了解我的緣故，所以給我候補。

蕭 光會說別人，自己犯了錯誤就看不見。

李 我犯什麼錯誤？算了算了，不跟你搞了，快滾吧！

蕭 李開，你就是這些地方沒勁兒，只是你批評人家，就不讓別人批評你，怪不得都說你自高自大，唔！真不錯，實足的官僚主義作風。

李 媽的，你知道什麼叫自高自大？官僚主義又怎麼解釋？

蕭 笑話，你這麼小看我哇？難道連這種普通名詞還不知道，簡直太侮辱我了！

李 你說呀，解釋給我聽啊。

蕭 說就說，有啥希奇！自高自大末，就是驕傲，不接受人家意見，自己以爲了不起。官僚主義，就是官……官……官僚就是官僚……唉！反正是官僚主義。

李 噲，這下子可考倒你了吧！我先警告你啊，以後再隨便給我亂戴帽子，當心我揍你，快滾吧。

蕭 你這傢伙……

滾、滾、滾！（衝過去，抓住他欲打。）

蕭 噯！我的好哥哥，下次不敢了。（李開放手，返原處）唔！正是：

（先哼京戲過門，後唱麒麟派腔）郎郎的得兒郎郎，的得兒郎郎，的得兒郎郎……李開，你且聽我言，我把你這個自高自大的小赤老……

李 他媽的，真混蛋！（欲追。）

蕭 （自）住手！胆敢打起老夫來了！待咱家回宮稟告娘親知曉啊！噯，噯，噯，噯……（正下，楊文虎和趙菲痕上，互相對撞。）

楊 蕭立，老脾氣怎麼總不肯改？

蕭 哈哈！楊大哥，你來啦，請你評評理，李開這傢伙剛才又……

趙 本來末，自己功課不好，平常又不溫習，空下來就胡鬧！再說，你有什么資格和他鬥。

李 哼！什麼玩意兒！（憤憤地欲向操場出去。）

趙 李開！請你嘴裏放乾淨點，誰是玩意兒？

李 你，怎麼啦？我怕你？

趙 我怕你？怕你，怕你，怕你？（逼近李。）

李 怕你？喔，什麼東西，你什麼東西！（也逼近。）

楊 請你們兩位省幾句好不好，成什麼樣子？

蕭 （爬在桌上，拍手跺腳）好，好，有勁兒，嚙匡嚙匡嚙匡，（唱歌）

打得好來，打得好來打得好……一點苗頭都沒有，打哇！上呀上呀。

趙 你是什麼東西，自高自大，神氣什麼！有什麼了不起。

李 我就神氣怎麼樣？怎麼樣，你吃了我。

楊 （大聲地）不要鬧，不要鬧。（大家稍平靜）這還成什麼體統？有問

題應該心平氣和的談談，有什麼吵頭呢？（看見蕭立仍站在桌上發呆）

蕭立，你還站在桌子上幹什麼？（蕭跳下）別人吵架，你不但不勸

解，反而幸災樂禍，簡直太要不得了。

蕭 （伸伸舌頭，縮縮腦袋）我是調和空氣，逗他們笑的呀！

李 吃飽了飯沒事做，專門找別人的岔兒，我本來就不行末，那兒有你有

小組長積極？

楊 李開，不要意氣用事了好吧。

你口口聲聲小組長小組長的，做小組長是大家選的，又不是我搶着

要幹的。

楊 趙 你們過去不是很合作的嗎？怎麼現在會這樣不團結呢？還不都是爲了邱紅的進步問題。

楊 對於邱紅，我以爲我們要以極大的熱情來鼓勵她進步，因爲她政治覺悟不高，再加上受了舊社會遺留下來的毒素教育，她的進步當然是不會太快的！我主張多鼓勵，多表揚，同時，對她批評的要求不要太高了，要多看看她的進步方面，應該多指示她應該努力的方向。

趙 楊大哥，我就不同意這種說法！你看，現在革命的形勢在飛躍的前發展着，而邱紅還在一步一步、慢慢的跟在後面爬，怎麼樣趕得上呢？

李 因爲她進步慢，你就打擊她啦！

趙 算了吧，別往臉上貼金了，光會批評人，只看到別人的錯，忘了拿面鏡子照照自己。

李 楊大哥，你都聽見了吧！（對趙）我沒這些閒功夫跟你亂扯。（匆匆下。）

楊 你們之間的成見，怎麼這樣深？

趙 還不是因為上次在舉行檢查思想動員大會上，我批了他。今天早自修的時候，討論我們小組學習的問題，他不但不肯提意見，反而說學習會開不好，都是因為我的緣故，你想氣人不氣人！結果大吵了一頓才完事。總而言之，這些事的起因，都是爲了邱紅才發生的。希望你不要太感情用事了！其實，你們的目的都是一樣，就是步伐不一致，不團結，不協調，結果，落後的同學沒爭取到，反而把小組內部搞得亂七八糟！這又何苦呢！

蕭 對，楊大哥說的話頂有勁兒了。

楊 蕭立，你在這兒陪趙菲痕整理一下學代會的決議文件，快把準備工作搞好，我去找李開來大家當面談談，一會兒就回來。邱紅來了叫她別離開，快開會了。（出去了。）

趙 蕭 說起邱紅，我倒半天沒看見她了，恐怕又回家了吧！

這個不爭氣的傢伙，真氣死人！待會兒開會我要提個意見，把她調到別的小組裏去。我從來沒看見過這樣落後的！

（這時，蕭立想偷偷溜出去，恰巧邱紅端一碗牛奶蛋花湯進來，冷不防給碰立一碰，碗掉在地上粉碎了。三人同時「啊呀」一聲。）

邱 唷！啐啐！可把我嚇死了。你們怎麼的哪？看，牛奶倒翻了，碗也打碎了，賠！要你們賠。

趙 什麼你們你們的，他撞的還是我撞的？

邱 我不管，隨便哪個，反正賠我就是了。

蕭 噉匡，八拉答，噉匡，噉匡噉匡……（模仿着武生下場姿態，想溜出去。）

邱 噉，蕭立，慢一點兒嘛，不賠我哪！

蕭 （在門口又唱起京戲）呀呀！後會有期了。（出）

（趙只管工作，邱蹙起嘴，無趣地站着。）

趙 老是看不見人！開會不到，工作也不幹，甚至於上課都不到！根本就看不見你參加集體活動。不是去跳舞，就去看那些無聊的美國電影，這樣，又何必來讀書呢！在家裏當小姐好了，哎！我真不知道說你什麼好。

邱 請你把事實弄明白再批評，不要冤枉人。

趙 總之，看不見你人是真的。

邱 剛才我是把幾雙襪子和手帕送回家去洗的。我媽怕累了，因為她只有我一個女兒，疼我，捨不得我。

趙 那何必進學校呢？

邱 出來唸書，難道就不要家了？

趙 要，怎麼不要呢？尤其是邱紅小姐的地主之家，誰敢說不要呢？

邱 你說什麼？我有我的自由，你管不着！（坐下欲哭。）

趙 哼！死落後。

邱 什麼落後落後的，你進步你進步！

趙 你自己照照鏡子看，胭脂口紅，塗得滿臉，喔啲！唔！楊柳細腰？

邱 哼！多漂亮，哼！別替我們學校現醜了。

趙 （撒嬌大哭）你是我的什麼人，要這末管着我？

邱 感情這麼脆弱，溫情主義，哭有什麼用？別拿哭嚇唬我。

（這時，李開從原方向回來。）

邱 李開，你來得正好，你看她欺侮我。

趙 簡直是寶一對！（匆匆地走出去了。）

李 媽的，你趙大炮算什麼！（向邱）你何必惹她呢？

邱 誰惹她？剛才我肚子有點餓，就沖了碗牛奶蛋花湯，正端進這個門，就給她和蕭立兩個人撞翻了，連我最心愛的小花碗都粉碎了！他們不但不賠我，反而罵什麼腐化啦，落後啦……

李 怪不得人家對你不滿意末！既然在學校裏住，何必時常往家裏跑！來了末，又非要帶些牛奶呀，蛋糕呀，雞蛋哪，魚肝油哇，憑良心說，實在也太不像話了！還有你這種打扮末，也該改換一下了！

邱 你不知道，我媽就……

李 （學她）「就……就生我一個女兒」是不是？這句老話聽膩了。

邱 她老人家怕學校裏伙食吃得壞，怕我營養不夠。

李 在學校包伙食的，也不止你一個，別人都能吃，就是你偏偏要帶私菜，帶補品，其實，我們的伙食已經比一般的要強多了，不要不滿足。我勸你以後就得遵守公約，免得別人批評你什麼腐化呀，什麼個人自由主義哪……

邱 你呢？人家不是也批評你。

李 我？我有什麼好批評的？我是好心好意的勸你，別找到我身上，這

幾天，我的情緒壞透了，我先警告你！

邱 人家也批評你什麼驕傲，主觀，自滿自大哪，蕭立還給你加上個官僚作風的帽子呢！

李 批評？豈有此理！我自信還是個積極份子，你看學生會的文娛股長，「東方紅」的總編輯，不都是我担任嗎？假使我缺點那末多，過去還能得到羣衆的擁護嗎？哼！我敢斷定，完全是趙菲痕故意坍我的台，破壞我在羣衆中的威信。（把寫好的稿子，補在壁報上。）

邱 算了，喏，請你吃塊橡皮糖，消消氣！我告訴你，這是道地的美國來路貨呢！

李 謝謝，我不吃！唔，你倒是全部美式配備，連糖都非要吃美國貨不可，簡直太不成話了！大概我們中國的月亮還沒有美國的圓吧？

（楊文虎上，一面和李談話，一面和邱招呼。）

楊 （向李）你在這兒？我到處找你！（又向邱）你回來了？（向李）壁報搞好了？你的工作精神實在值得大家學習，星期天還加勁兒的幹，確實可稱服務模範。

李 不敢當，模範是沒資格。爲大家服務是應該的，一方面在工作中也

可以學習。找我有事嗎？

（邱紅吹起了她愛好的黃色歌曲。）

楊 找你隨便談談！最近，我看你跟趙菲痕之間的感情，好像有一段距離似的，兩個人一見面就鬥嘴，這種不合作的現象，無論工作、學習和生活，都要受到相當的損害。

李 誰知道她呢？無事生非，專門找人的麻煩，最可恨的就是她那個；

……（對邱）邱紅小姐，可不可以別吹這種肉麻的調子！

邱 咳！你不要聽好了，各人有各人的自由，你只好欺侮我。

李 別生氣，我承認錯，好吧？

楊 好，只要自己承認錯總是好的，我們言歸正傳吧！

楊 楊大哥，趙菲痕她爲什麼搗我的蛋？

我想不是搗蛋，她跟你一樣表現得很不錯，就是她那個暴躁性子害了她，要想改正她的缺點，還要靠大家耐性的幫助，你說對嗎？

李 對是對，不過她跟我總搞不來，除非她少跟我搗蛋，少破壞我。

楊 你這種看法不正確。她不是破壞你，主要還是她性子急，不會運用方法，心裏想什麼就說什麼，她對你的出發點，倒是純正的，只要